当战鹰起飞时

■张 淦 马 静

初升的红日，为战机镶上了一圈暖黄色。

机场跑道上，一群场务兵忙着进行起飞前的最后准备。桨叶飞旋，战机升空后，机场很快重归寂静。

场务兵是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保障的重要力量，主要负责机场驱鸟、场道维护、助航灯光保障和应急救援等工作。在多样化任务需求下，他们往往需要身兼数职、一专多能。

“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采访中，这句话被10余名官兵反复提及。“岗位很小，责任很大”“等待信号的时间很长，点亮灯光的时间很短”……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场务兵对使命的独特感悟。

一

凌康是一名驱鸟员，今年是他从事驱鸟专业的第7年。

战机飞行时最怕的险情之一就是鸟击。驱鸟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及时驱离场区内的飞鸟，保证战机飞行安全。

“机场周围主要就是麻雀和喜鹊。每年秋季是我们最‘头疼’的季节，因为这时候鸟迁徙活动频繁，驱鸟压力非常大。”凌康介绍，驱鸟一般通过释放驱鸟声波等方式，但当有些鸟类习惯这些噪声后，就需要驱鸟员采取其他措施。

新兵下连刚分到驱鸟班时，凌康以为这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可不久后，他就发现，其他岗位工作位置相对固定，而驱鸟员则需要不停奔跑。

驱鸟又要护鸟，这是驱鸟专业的特别之处。为了不伤害鸟类，官兵苦练驱鸟枪枪法，开枪时都瞄准鸟儿身后，以达到惊吓驱离的目的。跑道两侧设置了一排排拦鸟网，每次飞行任务结束后，驱鸟员都会及时解救触网小鸟，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归大自然。

在飞行塔台，驱鸟值班员的战位就在飞行指挥员后面。他们需要及时研判鸟情，为飞行指挥员提供决策建议。

凌康走上这个战位用了2年时间。他说：“我们的岗位很小，但是责任很大。”在战机的一次次出航与归航中，他更加理解了驱鸟员坚守的意义，也多次成功处置紧急情况，履行了“绝不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战位使命。

中士王智鼎是一名工程机械操作手。“别看专业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很多时候都是在机场打草。”王智鼎有些腼腆地介绍，以机场跑道为圆心向外扩散，几乎所有的草都要修理。

这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在家中见过一望无际的麦田，让他没想到的是，部队机场的草地也是“一望无际”。看起来平坦的草丛，驾车打草的过程却是非常颠簸。再加上嘈杂的作业环境，王智鼎下车时常常双腿发抖。

“班长，我们每天顶着大太阳打草，到底有什么意义？”王智鼎曾经问一级上士高彬。

高彬喝了口水压了压嗓子：“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我的班长。”

“那你的班长怎么说？”王智鼎有些好奇地问。

“他说，我们打草可以让飞行员视野开阔，也可以帮助驱鸟员进行驱鸟，一份简单的工作有两份意义。”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王智鼎逐渐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感，如今已能驾驶多型特种装备，成为连队的年轻骨干。

二

如果说驱鸟员是在与空间较量，那么灯光兵则是在与时间赛跑。

中士张宇航和下士马成负责机场跑道和停机坪上助航灯光的巡查、维护、调试以及应急处理。

“最考验人的是夜间进场保障。”张宇航一边擦拭着灯车控制面板，一边说道。当暮色笼罩机场，他们便开启与星辰为伴的守望。

飞机即将着陆时，塔台会打开信号灯，灯光兵按照指示打开灯车顶部的灯照亮跑道，引导战机安全着陆。马成说：“我们无法预知战机几点降落，进场值班就要一直盯着信号灯。”

飞行开始前，灯光兵就要进场保障。不管飞行时间有多长，他们点亮灯光照亮跑道的时间只有3分钟。其余时间里，他们都是在等待塔台的指示灯发出亮灯信号，等待按下灯车升降装置的按钮，等待战机安全着陆后关闭灯光……

“就像暗夜里的萤火虫，蛰伏只为那关键的闪烁。”马成打了一个颇有诗意的比喻。

等待，也是中士刘金满进场保障的真实写照。

作为消防车驾驶员，刘金满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进场保障工作。消防车静静守候在指定位置，他则身着厚重的防火服，从战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便开始默默守候，直至战机安全归航。

在战机的起落之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可以一直在这里等，但希望战机永远也用不上消防车。”

“光荣在于平淡。”刘金满很喜欢这句话，他也对平凡岗位有着自己的理解——有很多个岗位都在保障飞行，每个岗位都一样重要。

三

上午9时，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架战鹰划破长空，投入紧张的对海搜索训练。

天刚蒙蒙亮，一级上士杨玉琦和战友们就开始了细致入微的跑道检查。

这条数公里长的跑道，养场员杨玉琦已经用脚步丈量了数年。对他来说，跑道上的每处接缝、每块修补，都像自己的掌纹般清晰。

即便如此，在日复一日地检查维护中，杨玉琦还是遵循着老班长最初教他的口诀“一蹲、二看、三回头”。

飞行开始前的一个半小时，养场员分3步进行跑道异物检查：强吹车吹扫清理、机场道面巡查车检查、养场员横排步行检查。战机在跑道上滑行，一颗小石子、一条小裂缝，都可能给飞行训练带来安全隐患。

因此，养场员最常见的动作就是俯身面向大地，搜寻、排查、修补……他们每年巡查跑道总计1.5万余公里，修补地面裂缝3千余米，碾压道面5万余平方米。

尽管每次飞行前，养场员都会提前进场，但还是不免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一次，杨玉琦在飞行前检查时，突然发现机场跑道有一块混凝土破损。虽然破损处只有手指大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向上级汇报。

此时，飞机还有25分钟就要起飞。杨玉琦立即用速干水泥进行修补，而后眼睛紧紧盯着破损部位的修补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飞行时间临近，杨玉琦测试路面修补合格后才放心离场。看着杨玉琦急得一头汗，一名年轻战士说：“这么小的破损一般对飞机不会有影响，为啥不等飞机起飞了再修补？”

望着消失在天际的战鹰，杨玉琦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能赌万分之一的可能。”

今年年底，杨玉琦即将服役期满，离开部队。他笑着对我们说：“16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守护战鹰。”

又一架战机呼啸着升空，在湛蓝的天空中拉出锋利的仰角。我们顺着飞行轨迹眺望，耳畔再次响起场务兵那骄傲的话语——“战机掠过我们头顶，一直向前就是祖国的万里海疆！”

巡诊纪事

■周淑蓉

感 念

“护士长，这周开始季度巡诊，你来代职一个多月了，正好跟着去熟悉熟悉。”队长的安排让我有些困惑——我们卫生队不就在基层吗，怎么还要专门巡诊？

在药房找到正忙碌的卫生员江潇，我一边帮忙整理药品，一边问起巡诊的事。

“咱们单位站点分散，光是这个城市里就有七八个点。”江潇清点着药箱，“最远的两个站点，在400多公里外。每个季度我们都要挨个走一遍，坐诊、授课、防疫指导，遇到突发情况还得随时出动。”

经过充分准备，我跟随卫生队踏上了巡诊路。第一站是通信团女兵营。刚布置好接诊场地，女兵们就排起了长队。队长安排我负责发药，他在一旁接诊。

“护士长，我最近总睡不着觉。”一个列兵小声说。透过她年轻却带着疲倦的脸庞，我感受到了话务女兵们的艰辛——机房24小时值守，每个信号都关乎通信畅通，刚单独值班的战士常常会感到紧张，并有可能影响到睡眠。

我一边递过药品，一边建议：“试试睡前听轻音乐、看会儿纸质书，戴上防噪音耳塞和眼罩。最重要的是，平时多锻炼……”话刚说完，后面等待的女兵已经迫不及待地分享起各自的助眠心得。看着她们相互支招的热情，我忽然觉得，巡诊，不只是看病送药那么简单。

第二天清早，我们赶往下一个站点。高速公路渐渐收窄成乡间小道，路旁盛开的三角梅，给这条寂静的路添了一抹亮色。

狗吠声由远及近，我知道快到了。几排营房静静卧在山坳里，被起伏的山丘三面环抱。山丘上矗立着通信设备。

一位老班长小跑着打开营区铁门。车在主楼前停下，我们迅速布置好接诊室。营长走过来告诉我们：“最近有好几个感冒发烧的，前天还有两人腹泻，所以想请你们帮忙看看营区卫生。”

坐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后，我跟着营长来到炊事班，仔细查看了厨房和食品储藏室，重点关注食材储存、餐具消毒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一一记录，并现场指导他们如何整改，如何从源头上预防肠道疾病。

“护士长，太感谢了！”炊事班班长高兴地说，“你们不仅大老远来给我们看病，还帮我们排查厨房卫生问题，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那一刻，所有的颠簸劳顿，忽然感觉都值了。

10天的巡诊结束，回到卫生队。望着队长鬓角的白发，我忍不住问：“队长，您在基层20多年，走了这么多趟巡诊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队长若有所思地说：“巡诊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带着温暖走近他们。”

队长的话让我沉思许久，恍惚间，眼前又出现了那条小路——路旁三角梅开得正艳，营区的铁门缓缓打开，官兵期待的笑脸在阳光下格外明亮……

黑礁石

■张胡洪

岁月被海风
打磨成黑礁石的棱角
阳光被暴雨和雷鸣
揉成细细的沙子
拥抱金银岛的轮廓

我看见海天一色的方向
云卷起波涛
拨开倾盆的雨
我看见炫目的阳光
一落千丈、万丈
砸在士兵的肩膀上

疼痛、蜕皮、结痂……
直到新生的皮肉
生长出黑礁石的颜色
直到把肩上的淤血
砸成一块铁、一块钢
才能站在这里
向天空之上的海浪
和大海中的云朵
高声喊出自己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终将在钢盔里
淬炼成海浪的形状
当所有浪花学会立正
黑礁石便有了心跳
听呐！在每一声潮汐的号令中
我听见士兵的心声：
“要将自己晒成黑礁石
才能托举出海疆的黎明”

精短小说

珍贵的针线包

■梁雅琦

山村的秋夜，已有凉意。连长石根宝查完最后一班岗，推开连部那扇旧木门。新兵小栓坐在油灯旁，正捧着一个蓝布小包出神。

“看啥呢？”根宝问。

小栓闻声一颤，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连长，这是林大姐的那个针线包吧？”

石根宝没答话，走过去在条凳上坐下。灯光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缀着补丁的蓝布包，安静地躺在小栓摊开的手掌上。

他伸手接过。布包很轻，上面细密的针脚还清晰可见。

“是她的。”根宝说。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队伍在里洪村休整。村妇救会长林秀英，看到战士们风里来雨里去，衣裳鞋子破了没办法补，就把这个自己缝的针线包，挂在了连部门口的老槐树枝上。

“谁需要，谁就拿去用！”她嗓音清亮亮的。

从那以后，铁牛的裤子膝盖磨破了，用它缝几针；柱子的绑腿开了线，也用它来缀牢。里面的线和碎布头用完了，不知何时就又有了新的。那个小小的蓝布包，在战士们手里传来传去。

不久前的一个凌晨，敌人扑向里洪村，想咬住山里的主力。为了引开敌人，林秀英朝着相反的山头跑，边跑边放枪，把敌人的火力都吸引了过去。

等石连长带人到那个山坳接应，找到她时，她正背靠着一棵老松树。

月光很冷，照在她没有血色的脸上。她的目光越过根宝的肩头，望向主力转移的群山方向。仿佛确认了队伍已经安全，她紧绷的嘴角似乎松动了一下。随即，那支撑着她的最后一丝力气消散了。她的手垂了下去，头轻轻靠在老松树上。

油灯的灯花爆了一下。

小栓低着头：“连长，我娘做的这双新鞋，后跟有点磨脚。我想垫块布，能用一下吗？”他的声音越说越小。

石连长默默打开针线包，针、线、顶针、几块裁剪好的小布头，都归置得整整齐齐。他抽出一根针、一绺黑线，又拣出一块最软和的灰布，递给小栓。

“用吧。”石连长说，“林大姐把它留下，就是让它继续派用场的。”

小栓接过针线，在灯下笨拙地穿针引线，然后一针一针地缝补起来。他缝得很慢，很认真。

石连长看着，仿佛又看见林秀英就坐在那个马扎上，一边麻利地飞针走线，一边说：“咱们的队伍，啥也不能撂下。衣服破了要补，装备坏了要修，补好了修好了，劲儿才足。”

这针线包，补的哪里只是衣裳鞋袜呢。

自那天起，小栓训练执勤更沉得住气了。那个针线包，依旧挂在连部最显眼的地方。谁的衣裳刮破了，谁的挎包带磨断了，都会取来用。用完了，也都会端端正正地挂回去。

这晚，石连长又一次查岗回来，看见小栓正借着油灯，给另一个新兵补磨破的衣肩。那专注的神情，在跳动的火光里，竟有几分说不出的熟悉。

石连长没有作声，轻轻带上门，退了出来。

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地上白晃晃的。远处，山峦的轮廓在夜色里连绵起伏。

林大姐好像从未走远。她的体温就融在这细细的棉线里、密密的针脚里，留在每一个用过这针线包的人心里。

人在军旅

“蓝军机长”

■李连杰

西北荒漠，夜色如墨。第74集团军某旅一场对抗训练激战正酣。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雷达显示屏上光点闪烁，捕捉着“蓝军”靶机的踪迹。红方指挥员迅速研判态势，下达了开火指令。却见靶机在弹道交织的刹那完成惊险变轨，未被命中。

“靶机的飞行轨迹真是刁钻，‘蓝军机长’果然名不虚传。”首次参与对抗训练的战士熊建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他口中的“蓝军机长”谭先剑正是我此次采访的对象。

来到野外存放无人机的简易工作室，二级军士长谭先剑正在维修室内修理靶机。提到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他说：“靶机就如同战友，每次飞行归来都必须进行全面‘体检’，以确保下次任务万无一失。”从机身的每一个螺丝，到内部复杂的线路，再到关键的飞行控制系统，谭先剑都要仔细检查。

当被问及遥控靶机的秘诀时，他露出了朴实的笑容：“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多练、多琢磨罢了。每次训练结束后，我都会研究飞行数据，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说话间，他又拿起一个零件，对着灯光仔细观察，像在对我说，又像在自言自语道：“这个部位上次飞行后磨损有点大，得换个新的……”那专注的模样，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和眼前的靶机。

近几年，谭先剑操控的靶机总能凭借其娴熟的飞行技巧和精确的遥控操作，使红方防空部队难以捕捉其飞行轨迹，谭先剑也因此被大家称作“蓝军机长”。

我与谭先剑聊起“蓝军机长”这一称谓，他谦虚地说自己承受不起，并分享了自己第一次靶机实飞的经历。

初次接触靶机时，机舱内的众多电器元件，让谭先剑有些头皮发麻。看不懂靶机复杂的起飞原理，不熟悉几十个操作流程……一道道难以逾越但又必须越过的鸿沟横在他面前。

但谭先剑有股不服输的劲。他对照靶机说明书逐字逐句琢磨，拿着电路图与电路板反复比对。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老同志请教，直到彻底弄懂。在征得单位同意后，谭先剑开始反复拆装靶机，只为研究清楚每一个零部件的作用。

5个月后，谭先剑迎来了自己的首秀——靶机实飞。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靶机喷射而出，直冲云霄。看着靶机在自己的操控下时而俯冲、时而高飞，谭先剑心里十分高兴，却没想到在执行最后一项“定点回收”动作时，突发意外，靶机开伞受阻。没有迫降经验的谭先剑，未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眼睁睁看着靶机坠向地面……

谭先剑还记得当时班长说的话：“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蓝天彩霞。要学会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振作起来。”那之后，他更加刻苦地研究靶机，终于成为“蓝军”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几年前，谭先剑所在分队接到模拟“蓝军”的任务。然而，距离部队开拔只剩一个月的时候，单位配发了新型靶机。旅党委安排谭先剑带头攻关新型靶机。

如何使新型靶机发挥最大效用，帮助参训部队提高作战本领，成为大家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月时间够了！”谭先剑和机组成员从头开始，加班加点研究新型靶机的性能特点，从理论到实践，反复摸索，不断试验。他深知，只有熟悉掌握新型靶机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使靶机在实战模拟中发挥出最大效能。

“新型靶机要体现出新优势，大胆尝试，大胆创新战法。”得到旅领导支持后，谭先剑他们铆足干劲，摒弃老型号靶机的操作模式，结合新型靶机的性能特点，创新出低空突防、隐蔽机动等一系列战法，提升了靶机的模拟实战效果。

随着机组成员案前的资料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大考如期而至。

安装发射架、加注燃料、测试程序……谭先剑操控着靶机，以超低空飞行悄然接近红方阵地。红方雷达刚捕捉到目标，靶机便迅速跃升，紧接着又一个大角度俯冲，随后在山谷间灵活穿梭，成功摆脱红方追踪……

在和谭先剑交谈过程中，我注意到维修室一角的桌子上摆放着几本厚厚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上记录了每一次靶机飞行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谭先剑表示，这些笔记是他的“宝典”，正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使靶机在后续任务中表现得更加出色。

如今，这位“蓝军机长”已与靶机并肩作战16年。我问他：“这么多年，日复一日围着靶机转，不觉得枯燥吗？”谭先剑笑着摇摇头，坚定地说：“靶机虽小，却肩负着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的重任。靶机若不能按时放飞，实弹射击就无法进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失误，让大家等待。作为操作手，我必须确保靶机顺利飞行！”

告别谭先剑，车子驶上了戈壁滩，远处，突然传来“嗖”的一声，一架靶机划破天际，消失在蔚蓝的天空……

小八路（油画，入选“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孙滋溪**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585期